人民日報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五六九號）

今日一張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新大衆」改報啟事

「新大衆」打前年六月辦起，鋪到現在，有兩年半時間，出了四十五期。

新大衆社

發揚旺盛戰鬥精神保田保糧

平遙擊潰閻匪一個團
介休民兵殲敵一大隊
岳北地方武裝二十五天殲匪六百

臨汾閻匪生怕挨揍 戰戰兢兢出來搶糧

太行地方武裝 主動進攻敵人 十天殲匪三百餘名

漳南挖溝破路 封鎖安陽蔣匪

安陽羣衆認清蔣匪陰謀 堅拒參加會門偽組織

安陽十萬地雷運動開展 羣衆獻鐵獻磁踴躍支援

鄄城武工隊以少勝多 打退搶糧匪偽三千
菏澤城周軍民聯防保衛命根

探縣幹部認識目前有利形勢 克服麻痺輕敵思想 決主動開展游擊戰

門，長短槍三百餘枝，戰馬三十四，子彈一萬多發，毀敵汽車二輛，奪回糧食八百八十四萬五千斤，耕牛四十四頭，羊五百隻。

社論　認清形勢開展對敵鬥爭

經過十七個月的自衛戰爭，殲滅大量敵人後，我區戰略形勢已顯然取得優勢，這一形勢的特點表現在：（一）自今年八月我各解放軍主力南征後，從全國局面說，我軍已由內線作戰轉爲外線大量殲敵；而我區任務則除全力支援南線外，主動在內線肅清殘敵、鞏固與擴大解放區。數月來，我們在執行這一任務上已有很大成績，收復了二十餘座城市，拔除了永年、元氏等孤立據點，解放了冀魯豫黃河以南廣大地區，將敵完全壓縮於邊沿點線內。蔣軍雖在隴海綫以北對我仍保持將近二十萬兵力，但大部是受過我殲滅與殲滅性打擊的，若從其士氣、政治質量及羣衆關係等條件上看，則根本不能與我比擬，敵已陷於單純防禦態勢。我們是處於空前有利形勢，在隴海路北已控制有一百二十七座縣城，完全結成一片，擁有三千萬人口，且已進行過土地改革，這種條件在過去任何時期是沒有的。（二）由於我軍反攻，新的革命新高潮已經出現，蔣軍危機更加深刻化，因此，敵人就愈益進行瘋狂的絕望性的破壞活動，如最近敵人集中兵力實行有重點的有計劃的對邊沿區的騷擾搶劫，以及對我後方機關及城鎮的奔襲、空襲與合擊，抓丁、搶糧焚糧，特別加強其特務策動、土匪活動、組織會門，積極破壞我反攻後方的人力資源與社會秩序等。敵人這類掙扎性舉措，反映敵人內部的恐慌和動搖；它愈接近死亡，就愈加掙扎，企圖改換鬥爭方式（如採取隱蔽鬥爭、空襲、特務、迷信等手段），趁人民冷不防備給我們以意外的打擊，這是反動階級垂死的掙扎，倘不警惕敵人這些行動而予以必要的回擊，我們是會吃虧的。

正確認識敵我形勢的變化，是完全必要的。看不清這些變化，在工作中就會犯錯誤。數月以來，在若干地區與若干同志中就是由於對這種變化熟視無睹而產生了右傾動搖思想，並成爲我們當前內線鬥爭中的主要危險。這種右傾思想開始表現爲和平苟安，認爲全面反攻既已開始，主力已勝利打到外線，即可太平無事，輕視敵人，滿足現狀，麻痺自己，鬆懈鬥爭，忽視游擊戰爭，忽視創造鍛鍊新的主力兵團的任務，以致不能完成任務，並遭受某些不應有的損失；在遭受損失後迅即轉而產生對鬥爭的畏懼與退縮等。

如上所述，這種思想是由於對敵我形勢沒有作正確分析，沒有積極主動的組織對敵鬥爭，以及在鬥爭時又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過低估計自己力量，不了解敵人是軟弱的，是經我嚴重打擊後鬥志低下的，大量敵人已被我主力吸引南去，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敵人的瘋狂，只不過是迴光返照和外強中乾的掙扎而已，只要我堅決鬥爭，必能擊敗敵人；但必須堅決鬥爭，才能消滅敵人，敵人是不會自己死亡的。

爲此，必須徹底肅清鬆懈麻痺、苟且偷安、看不見或忽視敵人垂死進攻的危險性，以及過高估計敵人、過低估計人民力量、畏懼敵人、退卻逃跑等右傾情緒，必須嚴整紀律，堅決鬥爭，發揚旺盛的戰鬥精神，獨立自主的積極主動的進攻敵人，尋找敵人弱點，各個擊破敵人，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必須適當集結兵力，有重點，有組織，有計劃的組織戰役戰鬥，各個殲滅拔除敵人的殘留據點；游擊隊與基幹兵團的鬥爭密切結合，繼續發展邊沿區游擊戰爭，堅決實行敵進我進，普遍開展反掃蕩、反霸食、反搶糧、反抓丁、剿滅土匪的鬥爭，達到不斷消滅敵人爪牙，縮小敵人活動範圍，逼困敵人於孤立據點內而後相機消滅之。在進行上述鬥爭中，必須做到戰爭與土改相結合，……事上堅決主動給敵以有力的打擊，力求在每次戰鬥中殲敵一部或大部，以小勝集爲大勝，反對大仗打不了小仗又不值得打的思想；反對分兵把口，被動挨打的戰術指導，必須以大力建設我們的軍區野戰兵團，積蓄戰略後備力量，創造新的兵團，以便機動殲敵，其辦法便是將現有兵團放手到戰鬥中去鍛鍊，培養與提高其攻堅與連續作戰的能力，並抓緊在戰鬥空隙中訓練，實行以戰鬥教戰。只有如此，才能迅速提高其戰鬥力，作到無攻不克無堅不摧。正確認識形勢對我有利，積極主動的進攻敵人，與建設培養主力兵團，三者即是我們取得今後鬥爭勝利的基本環節。

最近一個時期，若干地區由於初步向右傾情緒作了鬥爭，採取了積極鬥爭的方針，諸如採取敵進我進，組織戰役戰鬥，向敵挺進游擊，打擊外出搶糧之敵，結合政治攻勢動搖與瓦解敵人；組織聯防自衛戰鬥，舉行爆炸破擊，使敵到處碰的焦頭爛額；特別是抓緊一切空隙機動勇敢的向敵後挺進，使敵計劃陷於混亂被動等。這些不斷的大小勝利，都在說明：只要我們堅決鬥爭，就一定能夠勝利，羣衆的鬥志也會越鬥越高，鬥爭的辦法也會被羣衆更多的創造出來。

北良等村羣衆不留閑錢
組織信貸推動生產

【本報內邱訊】爲了大力扶植冬季生產和解决貧僱羣衆的生產資金困難，北良、孟村屯、樹灘等五村都已組織了信用部，並已作出了成績。在二區村合作社長聯席會議上，大部村提出：翻身農民熱鬧生產缺少本錢，或者因資本少週轉不開，影響了冬季生產的大力開展。北良村王蘭當即說：「俺村秋後經過挨戶訂按家計劃大算細賬後，每戶收糧不够吃，扭扭挑挑的人很多，就是缺本錢，後來我和幹部羣衆商量，把死錢變成活物，組織了信用活動，全村共計一百零九人入股七萬元，合作社又抽出十萬元，銀行又扶助了八萬五千元，共二十五萬五千元，即作到了人人都活動，有錢就存把利得，沒錢去貸把錢賺，自己方便，大家方便的勞資兩利。貸款原則主要是扶植農副業生產和紡織。自八月二十一日組織起來，到十月初八一個半月的活動時間，就有九戶存款十二萬零二百五十元，貸款買牛三戶，買農具四戶，紡織四戶，搞運輸的三戶，幹商業的兩戶，其他四戶，共二十戶，貸款十七萬四千元，只運輸一項計算就得到紅利八萬二千七百元，其他還在活動未算賬。羣衆存款得利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元，社得利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元。作到了人人活動，羣衆高興的說：『咱村也有了小銀行了。』」介紹後，大家都感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當即有大孟村等十一個村子要成立信用部，梁原店等十五個村要組織信用社，來具體解决羣衆生產資金困難。

孟村屯在「入的多賺的多」的口號下，打通了羣衆的思想，男女就積極存資，一晚上入糧食十石三斗四升（市石），入款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元，全村一百二十五戶，就有一百零八戶入了股，佔總戶數百分之八十六點三，從人口上看，即有男女老少一百五十四人成了信用社的股東。並規定了存變股（即存款在五個月以上時，在五個月內所得之紅利一併按資本計算）、股存相結合（合作社結賬時按股分紅，如不到結賬時抽股按存款得利）辦法，存取方便，不受任何限制，借還也隨便。大家提出了口號，今後要作到「村中無閑人，手中無閑錢」，同時，這樣組織後也密切了合作社與羣衆的關係，羣衆認識了合作社是自己的經濟組織。

南韓村羣衆經過討論，大家認識了組織信用活動又有利又方便，有錢的存了款得了利，無錢的又能貸到款去生產，男女老少已入款七萬九千元，現還在繼續入。

樹灘在組織運輸中以勞力爲主，以貧僱爲骨幹，賺下零錢組織了信用活動，好大搞生產。全村你三千他兩千，共集股十三萬元，統一由羣衆訂出了利息。第三天，軍屬呂沙妮即貸了款去搞副業，現已開始活動起來。

常豐村羣衆入了五萬元的款，還有六十斤棉花，社裏又給出二十萬元，共二十五萬元，要大力扶植紡織，把零星的游資集中起來，解决了冬季生產中的一個大問題，勞資雙方都能得到應有的利益，作到了人人活動，人人有利，冬季生產將大力開展。（內邱聯合辦公室、治安、振明綜合整理）

平順三區一個半月
成立二十個信用部

【本報平順訊】三區減收，全區今年平均只有三成到四成的年景；給全區幹部放在肩上的任務，是如何領導羣衆渡過今冬明春的災荒。爲此，在三區的領導上研究，除具體去組織羣衆生產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羣衆的生產資本問題，這一問題的解决辦法，光靠銀行貸款是不能滿足羣衆生產需要的，只有組織羣衆游資，成立信用部。三區在政治主任、村長、合作社長總結秋收秋耕準備冬季生產會上，專作了佈置和研究，提出了「由零集整，死物變活物」的口號，此一佈置下去以後，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底一個半月中，已組織起二十個信用部（以前有一個），組織了羣衆資金五百八十一萬零九百五十元。現二十一個信用部都已開張，翻身農民都到信用部貸上款積極的進行起生產來。豆口翻身農民張路生到信用部貸到一萬五千元款後說：「我組秋天就計劃抽出三個勞力去担挑做小買賣，只因沒本只抽出一個去了，現組織起信用部，能貸款，這可便利了，今天貸上了款，明天我組就可讓三個人出去到[illegible]担鹽，長治担煙去。」（岳志剛）

楊恕村抓緊時間生產
二十天賺洋百萬

【本報太岳十三日電】陽城楊恕村抓緊時間組織冬季生產，廿天中盈利百萬元。楊恕村領導上對冬季生產重視，陰曆九月二十八日村幹部即開會研究，已將全村組織起運輸隊紡織組及動員所有各種技術工人，皆轉入冬季生產運動。因此，在二十天中，全村已賺利百萬餘元，特別照顧了僱貧生產，全村共有五個運輸分隊八十人、十五頭牲口，在第一次外出時，便先選最沒辦法的僱貧四十人及全部牲口去，其他在家候差，綫後再去，廿天中，四十人從本地担上碗、[illegible]，前往聞喜、翼城，[illegible]運回鹽、棉花，共賺利卅七萬元，其中僱農張秉午，就賺了十四萬元。牲口馱脚，也賺回四十八萬元。煤窰工人十一人，每人每天平均揹二十次炭，二十天即賺十餘萬元。木匠十一人，也賺十餘萬元。彈花工人四人，賺三萬元。軋花工人，賺一萬二千元。全村五大紡織組，二百五十七人，三百廿輛車，已紡花一百八十餘斤。

沁水一區研究冬季生產
明確貧僱路綫

【本報太岳十三日電】沁水繼續檢查生產中的僱貧路綫，一區於上月廿七日召開幹部會議，專門研究如何澈底解决僱貧冬季生產困難。會議上，傳達縣委會的冬季生產方針時，特別提出能否走僱貧路綫，則是冬季生產的關鍵，並對本區已往工作作了檢討，王寨村農會主席檢查已往貸款不敢貸給僱貧農，恐怕他們還不起，但地主孔繁賓要求貸款，却貸給他三千元，石堂村農會主席，也檢討說：「某次互助組給參戰民工下種鋤苗，僱貧每天做活一天，只頂六分工，鬥爭對象却頂九分。」閻溝村僱貧陳九桃，痛哭流涕訴說[illegible]長德福令其與地主馬德福合夥佔地，結果將地主的地佔完了，自己的地未佔完的事。經過三天的檢討，大家認識了一年來生產工作大部是走了富農路綫，處處沒有僱貧觀念，今冬一定要解决僱貧生產中的困難，堅决管制地主，並決定解决僱貧生產中的具體困難：（一）收回游資與僱貧的勞力結合，發展生產；（二）沒收地主在合作社的股金，交給僱貧；（三）合作社以資金結合僱貧的勞力，實行勞資分紅；（四）全區冬季生產貸款三百八十四萬元，全部貸給僱貧；（五）不需要資本的運輸，先儘僱貧。

常樂村合作社急須改造

・閻濂甫、梁楷・

涉縣常樂合作社，過去認爲是比較模範的。該社是在四二年災荒中生長起來的，組織羣衆生產渡荒，曾得到羣衆擁護。但在四五年夏收後，合作社即開始走向單純作買賣賺錢的道路。四六年春縣合作會議批判了專門經商營利，提出了組織羣衆生產。經理石步當，沒有眞正接受了「組織羣衆生產」的精神，認爲是合作社直接經營來幹，加之當時整個領導上強調大發展，正與石步當的大幹思想吻合，一下就成立了粉坊、磨莊等十一個經營單位，聘選了二十六個脫離生產幹部（富農地主商人多），分頭動員了一百餘萬元股金，實行分部生產，統一領導、統一分紅。各作坊工人採取僱用工資制，除紡織廠外，均和羣衆完全是買賣關係，因開支大，資金小，結果形成不是沒有原料，就是缺資本。但又要照顧分紅，所以不得不忙於自己經營生產。翻身羣衆要求組織運輸及合夥買驢；未參加紡織廠的婦女，要求扶植工具原料；木匠范天元想教合作社扶植搞小型社，合作社却沒有顧得做這些工作。有時合作社要推銷貨，才僱用羣衆勞力送一下。山貨下來，合作社只是單純用買賣關係收一下，但還有統制現象（如外村來買要通過合作社）。村裏雖有三個小型社，但與村社不相往來，至於農副業結合更談不到，正如貧僱的反映說：「合作社擺下一大堆攤子，藏下一夥地主富農，它自己吊在半空，還能給咱謀利益？」

從股金上看，在擴大股金時都是貨幣股金，沒有勞力創造股金和勞力入股，實物入股也很少，使貧僱吃虧不少。據土改中統計：地主富農六十五戶，仍擁有股金四一三、五四〇元，佔全股金百分之十五強。中農八十五戶，股金四三八、七三二元，佔百分之十六。貧農一百六十三戶（內有新中農）股金才有五〇五、三二一元，佔百分之十八。公產和外村幹部佔百分之三・八八，而未分之鬥爭果實股金一、二六一、一五八元，佔百分之四十六強，如果按鬥爭前算，富農地主股金等於百分之十五加四十六，爲百分之六十一，佔全村戶口五分之一的富農地主，却佔了股金百分之六十一；佔一半多戶口的貧農層，佔股金不到五分之一。從各階層要求看，常樂是一個地主富農較集中的村子，土改前地主富農的要求是將他們的剩餘農產品、山貨及本村的特種生產（水磨、蘆蓆）等，通過合作社，吸收外村勞力，經過勞動加工找出路。關於股金分紅，是於貧僱不利的，貧僱是要求資勞資分紅生產，解決他們生產困難（如牲畜、農具、肥料、以及建家的用具）。下面的事實就可說明貧僱是吃了虧：一、水磨是羣衆最感興趣的，在磨麵上規定非社員按市價，社員減少三分之一。從去年一次計，地主富農社員磨了一一、三六〇斤，較市價省洋一七、〇四〇元，貧僱社員也僅是一一、九二一斤，省洋一七、八八一・五元。全村[illegible]共享有的自然水利，佔人口少的富農地主，[illegible]取了大部份。二、山貨部在山貨下來時，名義上是照顧貧僱，先買貧僱貨；實際物價開始小，後來大，地主富農大宗山貨賣的晚，得大價。拿黃花菜價看，地主富農平均每斤三三・八元，貧僱平均每斤三一・六九元。三、今春複查時，將鬥爭果實股金一、二六一、一五八元，借照顧貧僱貸款爲名，成立信用部，而是長期分散在合作社各單位，結果貧僱也沒貸上款。

從現在的領導上看，石步當（貧僱）雖然是社長，但實際上是總會計許楷掌握着實權，二十六個幹部中，富農地主佔了十六個。他們時常刁難農民，如粉坊會計張偉的是個地主，當貧農李三且到粉坊賣玉麥時，就受了他很大的欺侮。常樂村的合作社急需改造，方法上要聽取貧僱意見，一切從貧僱要求着眼，否則，合作社是不能達到爲羣衆服務的目的。

沁水十四個民兵連
同時進行冬訓

【本報太岳十三日電】沁水民兵十四個連已開始冬季大練兵，七天內學會基本動作二十三項課目，同時提高了階級覺悟，清洗了鬥爭對象，純潔了民兵陣營。民兵對受訓情緒很高，如二營四連闖山管南參戰回來，家也沒回，就投入訓練；五區回頭村郭劉全，曾經兩次要結婚，都因參戰誤了，這次在縣受訓，上級讓他回去結婚，他說：「結婚不受訓重要，推後些吧。」在學習過程中，首先提高大家的階級覺悟，一致認識了民兵是階級武裝，不能讓鬥爭對象地痞流氓掌握武器，經以僱貧爲骨幹，清洗了二十四個壞份子，純潔了民兵組織。接着在「操場多流汗，戰場少流血」、「[illegible]不了技術，打不死敵人，保衛不了翻身利益」的口號下，展開了學習競賽，如二營與三營，五、六連與七、八連，三營十一、十二、十三連之間，與三排八班，都在開展挑戰，他們的挑戰書上一致要求掌握技術、掌握思想武器，同時他們展開互教互學，官教兵、兵教官，你教我、我教你的互助運動，進行學習，發揮每個人的一技之長。如三營教導員張道宏，對衝鋒槍的動作要領，教會的是東大民兵賈興泰；縣區幹部以身作則，參加練兵，造成練兵熱潮，如縣武委會戰訓科參謀張遵江、組訓幹事劉德漢、四、五、七區主任都參加練武，致使通訊員、司號員、炊事員等人也積極練武。如三連炊事員賈友雲等，起早上練武，天明把飯做好，參加練武。通訊員們更是沒明沒夜的練武，白天出公差誤了，黑夜補上。如二十八日有三十二人去担炭，誤了學習，晚上在月亮下叫副連長給他們補課。

提高覺悟純潔組織
趙城野戰民兵整訓

【本報太岳十三日電】趙城縣武委會整訓民兵野戰連，經過訴苦挖蔣根，階級覺悟提高，清洗了隱藏在民兵中的地主奸霸，純潔了民兵的組織。十一月中旬，趙城民兵野戰連×百餘人，集中縣武委會受訓，首先自報成份，大家評議，認清了誰是階級弟兄，誰是異己份子，劃清了階級界綫後，又在小會大會上訴苦，使大家從具體的實例中，認識階級弟兄所受的痛苦與所含的冤屈，階級敵人又是如何殘酷的壓榨我們的基本羣衆，如李岩縣民兵虎生訴到他母親被地主霸佔去了的時候，全體民兵人人落淚，有的同志馬上提出要去捉鬥爭對象，有的說出非把地主的老根子蔣介石拔掉不行。由於大家的階級覺悟提高，堅決不讓鬥爭對象掌握武器，一定要清洗出去。於是，首先組織貧僱討論醞釀，提出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及處理辦法，然後又在大會宣佈罪狀，大家一致將幾個不良份子分別處理，如奸霸張小和送公安局審訊後，交羣衆處理；高林順、劉廣生等五人打發回家。

【本報太岳十三日電】據石振明工農通訊組報導：浮山二區范村等七個行政村的民兵連，經過清內部、整頓組織後，貧農掌握了槍桿，民兵成爲階級武裝。上月十八日，全連在白村開會，討論民兵建設問題。經過審查成份，查出李福安是個地主，去年到曲沃參戰，李福安時常問：「這時闖去？」從沒說過怎樣可以打倒蔣介石。民兵連排長任生才，也是一個封建富農，不懂破壞羣衆紀律，拿過老百姓的被子，還貪污過院頭村慰勞民兵的兩千塊錢，在遠征豫西作戰道經聞喜時，就動搖民兵說「過河呀！走了不得回來，在河南被飛機炸死、陝在河裏死了的人很多。」從陝縣西開時，要帶一批人開小差，被營長、連長發覺，才沒跑成。經過討論和揭發地主參加民兵的危害，當將任生才撤職，與地主成份的李福安等五人一併清洗，驅逐出民兵組織。

夜明珠民兵野戰營
軍政學習雙管齊下

【本報太岳九日電】陽城一區民兵「夜明珠」野戰營，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冬季練兵運動，以「學用結合、兵運五互」的辦法，提高階級教育、軍事技術；首先以階級武裝，純潔了組織。他們經查組織，在敵火力下利用地形地物的辦法，在學習結合的各種躍進方法，運動的演習，大家評定優缺點，演習完了，大家評定優缺點，並提出如何發揚優點克服缺點，馬上再來演習，再來評定，如此反覆演習，反覆評定，從實際演習的行動中領會了戰鬥條令的精神，收效很大，九天的功夫，個個都學會了以上的動作。又以「兵教兵」、「教五學五」的互學互助運動辦法，展開互教互學，按照每個民兵的軍事特長，五運潘順河模範班各種兵的軍事特長，組織了特長小組，如抽出五個人，分別組織了機槍組、射擊組、投彈組、野外動作組、操場五動作組等五個組，展開了學習運動，九天中學會了以上動作的十分之七。

在政治學習方面，首先以查階級、查組織、查封建、查翻身、查民兵的階級覺悟，提高了民兵是農民自己的階級武裝，槍桿要掌握在自己階級弟兄的手裏，不能讓壞份子鑽空子，於是清洗了窩藏在民兵中的頑偽人員、地主原古手、原小仁、李天恩、陳×水、楊安會、張管等六人，純潔了民兵的陣營。這就使大家認爲民兵是自己的階級武裝，應該很好的學習技術，才能保衛自己消滅敵人，如其納村民兵孫依成說：「清洗了原小仁、李天恩後，我們認識了我們階級的地位，非現在能指到上自己已[illegible]的槍，蔣介石不行。」同時後來提高了大家的學習情緒，也都如闊三江、五個生字計劃，每天要學會一個生字，有空就以指頭在地上、在磚上寫字，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指頭做筆，地作紙，有空子就寫字」，現各班都組織有學習小組，一下課就忙着認字、寫字、抄歌子、抄快板，三排二連的「一、二、三」提出「苦學苦練，教甚學會甚，軍事動作要迅速，打槍、投彈都學會」的條件，五相挑戰競賽。

冀魯豫文聯推動徵獎

建立農村文藝通訊組
發動大家寫、大家編

【本報冀魯豫訊】冀魯豫文聯自十一月一日起，由平原文藝、新地、畫報聯合舉辦「徵獎」，獎金廿萬元，號召擴大寫稿運動。徵稿範圍很廣，凡民間形式的通俗作品（如快板、小調、故事、蓮花落、劇本、新聞等）、藝人的作品（如墜子、洋琴調、洋片詞、宣傳畫、高調、劇等）、文學作品（如小說、話劇等）都在徵獎之列。自發動徵稿後，時僅只一月，已收到文稿百餘篇，畫稿數十幅。文聯各社同志，爲了響應這一運動，先後下鄉加強編寫小組，參加土改工作，分成三個小組，向工農兵，努力反映現實，並在所到區、村建立農村文藝通訊小組，好多小村學教員、農民都從前不敢寫、不敢畫的，也都拿起筆來寫詩、歌、作品、鼓詞，從前不敢試驗新章回小說、快板等形式的，也都能演唱、能調、能用蓮花落、小說、快板等形式寫作了。縣文聯已成立的農村文藝通訊員、小學教員、區幹部、負責人，已達七十餘人，由文聯負責指導、提高，並以黑板報、廣播、詩歌、訓練班等形式，使農村劇團、農村文藝能夠大量開展。（亞平）

論法國社會黨的政策

・齊生・

拉馬第社會黨內閣在其當權的十個月之後，終於被法國工人階級的怒潮衝下台了。自今年五月四日拉馬第奉美、法反動派之命，將法國工人階級的眞正代表者法共閣員擠出內閣後，拉馬第內閣即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法國工人階級爲反對拉馬第當局的反動經濟政策及外交政策，曾展開了持續不斷的罷工鬥爭，使這一反人民反進步的反動內閣坐不安席，僅僅由於法國議會中反動的右派聯合集，才給了他半年苟延殘喘的可能。但是他終究經不起法國工人運動浪潮的衝擊而垮台。

拉馬第內閣的倒台，標誌着法國社會黨政策的破產，說明了作爲戴高樂反動勢力之煙幕的法國社會黨，已失去其哄騙羣衆的作用了。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法國社會黨的政策及其果。

戰後法國社會黨的政策：對內分裂民主力量，實際上就是戴高樂的掌握實權，阻撓改革及民主化；對外則反蘇、反共、反新民主主義東歐，主張「西歐集團」，投靠美、英帝國主義，企圖建立法國在西歐的反動領導地位。以內限於篇幅，我們僅就其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加以論述。

社會黨的諾言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法國「全國抵抗會議」提出的經濟政策，宣佈：「（一）從經濟領域中排除大財政寡頭的權力；（二）獨佔的大生產手段，一般勞動成果，原料與動力資源，保險公司，大銀行等必須一律轉到國民手中；（三）投機份子的財產必須充公。」「全國抵抗會議」的組成份子，在法國解放之後，社會黨不止一次地宣佈忠實於「全國抵抗會議」的綱領。

一年以後，即四五年三月二日，法共人道報與社會黨民衆報同時發表法國社會黨與法共的聯合宣言，強調實行經濟改革。該宣言指出：「改革的意義在於：（一）沒收私人資本的股份公司及企業的財產；（二）同時剝奪其對管理權的任何參與；（三）將領導權交予工人、職員、技術家的在國民所選代表之監督下，代表及社會機關（法國政府、縣或市議會）的代表；（四）給予一部門在行政、營業與技術上的廣泛自治權。」

法國社會黨之所以能取得四百萬左右的選票，顯然就是由於它曾宣佈過的選舉中之綱領。可是以後的史實證明，它並沒有實行此一綱領的意志和願望，它之宣佈這一綱領，不過是爲了騙取選票而已。

法國人民要求廢除大資本的權力

衆所週知，法國之遭受希特勒進攻及淪亡於德寇，其直接負責者乃是法國的兩百家財閥。當德寇佔領時期，法國的壟斷資本又與佔領者勾結，實行所謂「合作主義」，在其控制下，法國工業的百分之八十被使用來爲希特勒的奴役法國人民及侵蘇戰爭服務，四年佔領期間，法國「合作主義者」與德寇的貿易總額，達到八千億法郎之鉅。巴黎尼得蘭銀行在一九四一年第一季的資本只有三億法郎，而在一年之後（一九四二年第二季），即增至九億法郎。同一時期，法國私人股票的發行額，從十二億八千七百萬法郎猛增至六十四億法郎，但在一九四〇年第一季，法國淪陷前夕，僅有一億六千四百萬法郎。這種私人股票的發行額，並不是希特勒德國付給的，而是法國經過一切收入的來源，本是德國以稅收、國債等形式直接自法國勞動人民身上剝奪來的。因此，當法國從希特勒佔領下解放出來之後，法國人民的普遍情緒是：爲了保障國家的安全及恢復法國的歷史光榮，要求剝奪這些法奸賣國賊的權力及財產。全國抵抗會議及總工會的決議，都是這種人民情緒的反映。甚至資產階級的新興政黨——人民共和黨，爲了競選亦不能不表示同意全國抵抗會議的綱領，並主張「國有化」。可是一當法國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掌握了國家實權之後，他們便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諾言。

法國社會黨是法國大資本的保鏢人

首先，法國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聯合一致，對沒收法奸的財產問題怠工，而在實行國有政策時，社會黨則更表現了資本保護人的作用。在法共及工人階級堅持下，法奸企業如雷諾汽車工廠、法國西銀行等五大銀行，數十個冶金工廠、以及諾爾與加來兩省的煤礦，曾先後實行了國有。可是在「國有」時原來的企業主人不僅得到賠償，而且還保留了領導權。比如法北兩省煤礦收歸國有後，原主不僅保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可以參加「諾爾與加來煤業公司」之評議會，法蘭西銀行收歸「國有」後，原股東得到百分之三的國家證券的賠償，「國有」銀行，總則在「國有」後，原股東所得到相等於一九四四年所得紅利的賠償。而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國有」銀行的管理人，仍被財政部社會黨部長委託給了以前的銀行家與大企業家之一，工會報紙稱之爲「國有化的消籍器」。

由於社會黨的右派政策，法國壟斷資本仍受保護，這就給了他們以破壞民主的權勢及其財產與新的官位的方便條件。他們利用其權勢及阻滯復興的計劃地凍結或逃避其資金，拒絕投資於生產事業，特別是對通貨膨脹及物價則進行投機活動，並人工地製造「糧食危機」。他們企圖以經濟的貧困與混亂，來挫折法國工人階級的民主情緒。

社會黨向工人生活進攻的「物價」政策

社會黨當局在其政策所造成的這些惡果前，爲了平抑工人階級的激憤，乃提出所謂「平抑物價」計劃，勒令政府宣佈減低物價百分之五，三月份又宣佈降低物價百分之五，可是其結果如何呢？勞動人民的日常必需品之價格，却是越「平」越猛漲不已。本年九月，據塔斯社九月十日電訊：法國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九月，麵包漲價百分之一二八・五，肉類漲價百分之六十，牛奶漲價百分之六十二，鷄蛋漲價百分之二十六・四。又據巴黎工聯總書記恩那弗十月十八日聲明，則今年七月一日到十月中旬短短三個半月的時光，法國人民生活費就一般地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六。工人薪資的低降，是跟着物價上漲，是資本家利潤的急遽增加與「時代」二〇六期所引，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間，法國資本家的利潤增長了八至十二倍，而工資的增長則不及四倍。甚至法國大資本家的喉舌「世界日報」亦不能不承認：「戰前在經濟部門的工人工資，幾乎與企業家的收入總額相等，而現在，它還不及上述收入的一半。」

這種情況當然激起法國工人階級的義憤。法國工人階級在法共領導和督促下，曾積極地使法國的年產在去年就恢復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使國內被破壞的交通設備迅速復原，他們當然不能容忍將這些血汗成就由社會黨當作禮物，僅僅增加了法國資本家的利潤。因此，毫不奇怪，今年四月下旬起，法國工人階級即開始對拉馬第的社會黨政府宣佈了無情的鬥爭，要求增加工資改變經濟政策。可是社會黨當局的對策則是堅持拒絕增資，並因此不惜與共產黨決裂，迫使法共閣員退出內閣。而在法共退出後，拉馬第當局於六月十八日即批准人民共和黨財長舒曼的財政計劃，決定增加新稅，減低社會保險法項下的支出百分之十二，並將廠主對生產中不幸事件補助基金的支出，縮減百分之二十。不僅如此，當八月一日法國總工會迫使廠主聯合會同意訂協定，規定一般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一時，拉馬第當局則不准履行此一協定。另一方面，拉馬第却於八月二十七日宣佈提高一般物價百分之二十，並將法國人民口糧配給於九月一日起自二百五十公分減至二百公分（比德境佔領區目前配給量則時還少三十公分）。這就是法國社會黨經濟政策的實際內容。

（下接第三版）

一切權力屬於勞動人民
保加利亞通過民主憲法
新民主政權基礎已完全奠定
繁榮發展的新紀元從此開始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illegible]大書特書。新憲法的通過，爲保加利亞政權奠定基礎的鬥爭業已結束，而我國繁榮的新紀元業已開始。這一新憲法是世界最進步的憲法之一。新憲法證明保加利亞人[illegible]到政治上與精神上成熟的高度水平；並證[illegible]將與其他斯拉夫國家，同在民主與進步國家庭中，佔有顯著的地位。斯拉夫人民，[illegible]類邁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負起領導作用[illegible]決并爲工農業與手工業的巨大發展，開闢[illegible]途。勞動人民的建設性勞動，將使我國迅[illegible]強大的工農業國家。階級衝突將因此緩和[illegible]必消滅，而由勞動人民利益的和諧一致取而代之。就靜的法西斯主義已衰落，人類進步人民熱望着的新世界光明遠景，已在前展開。」季米特洛夫總理繼起發表演說稱：「新憲法是用我國英勇人民許多年來在反對保皇黨法西斯份子及資產階級王朝鬥爭中所流的鮮血所寫成。新憲法根據的主要原則，就是「一切權力歸於人民，並爲人民的利益服務」。我國沒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權力。私人資本的特權，已被永遠消滅，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任何可能性，已被完全根絕。人民共和國在行政上領導權屬於勞動人民，換言之即屬於工人、農民、手工業工人及自由職業者，也就是屬於做造福社會的工作的男子、婦女及青年等體力及智力勞動者。新憲法已確定人民民主的原則，且爲我國人民進一步社會發展鋪平道路，將使資本主義殘餘完全消滅，使人剝削人的制度徹底根除。我國人民必須清晰認識，新憲法的實行，是以祖國陣線領導下人民的緊密團結，及對敵人的警覺與無情鬥爭，作爲其保障。」新憲法通過之消息，已遍傳全國，各地人民均舉行盛大慶祝，並保證以全力促其實現。索菲亞公民大會通過決議稱：「憲法通過以後，保加利亞將堅決站在蘇聯領導下之民主反帝國主義陣營之前列。」又國民大會已決議印行憲法全文一百萬份，免費分發國人。（按保全國人口約共六百萬人）。

多瑙河流域人民和平的保證
南匈簽訂互助條約

[illegible]繼簽訂南保二十年[illegible]訂同樣之二十年[illegible]鐵托元帥於六日[illegible]尼斯親往簽訂者[illegible]土完整，並加強[illegible]（一）如締約國[illegible]國之另一方應立[illegible]締約國任一方不[illegible]盟或行動。（三[illegible]他各方面之合作[illegible]害締約國對第三[illegible]履行之。條約有[illegible]宣告廢除，得延[illegible]在貝爾格萊德換[illegible]後，即假南大使[illegible]表示南斯拉夫[illegible]

波蘭很多工業提前完成計劃
產煤超額一百萬噸

[illegible]

西北歐各國經濟上仰賴東歐
英蘇貿易商談續協議
丹與波匈分別簽訂換貨協定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據塔斯社十一日訊：五日英蘇貿易商談的英國商務大臣威爾遜氏，在一[illegible]主要問題上與蘇[illegible]彼得遜繼續與蘇[illegible]貨各一億丹幣之[illegible]達五百萬丹幣之[illegible]與匈牙利，之[illegible]北歐各國對東歐[illegible]

法國政府日益狂妄反蘇
藉照會法停止貿易談判

[illegible]之反蘇行動日益[illegible]代辦夏本迪提出[illegible]四五年六月廿九[illegible]法國的破壞活動[illegible]與論關於法國的[illegible]蘇法同盟互助條[illegible]全體團員離開法[illegible]

德人民代表大會開幕
要求立即建立統一中央政府
皮克等人被選爲出席外長會代表團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柏林訊：爭取德國統一與正義和平的德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六日在此間開幕，大會歷時二日，出席代表共二二一五名，代表全國各佔領區各政黨各階層的人民，其中來自蘇佔區的一五五一名，來自西部佔領區的六六四名。大會主席團之一之統一社會黨主席皮克在開幕詞中，指出本次大會對德國與世界將有重大影響後，即歷述大會籌備工作所遭遇的重重困難，尤其是西部地區代表備受各該區佔領軍當局的留難與壓迫「致大會數次延期」非法越過邊境者。大會旋進行第一項議程：即關於德國人民對正義和平與民主統一問題的報告及辯論。各政黨、各民主團體、各佔區的代表在熱烈發言中一致要求立即建立中央政府，締結民主和約，保證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西部佔領區的代表並促外長會議注意由於西部佔領區當局的反動政策，德國的民主發展已遭受嚴重威脅。大會旋進行第二次議程，選舉出席外長會議代表團，計選出包括統一社會黨主席皮克及克羅提渥以及西佔區共產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民主黨等黨派及民主、宗教團體的代表十六人。其後，大會又選舉五十人之常駐委員會，負責執行大會的決議，並在其中指定五人成立秘書處。人民代表大會最後通過向外長會議呼籲，其中強調德國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乃是遵照雅爾塔和波茨頓決議原則的和平，以保證德國人民自由民主的發展及主權之完全恢復。德國人民爲鞏固民主力量，衛護和平，衷心要求取締本國之戰爭販子。同時希望和約能保證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成立包括一切民主政黨代表之德國中央政府，並應同意由這一政府參加和會及簽訂和約，然後以秘密、普遍、平等與直接投票方式選舉國民議會以批准這一和約。

法國職工加強鬥爭
百二十萬政府僱員繼起罷工
英南捷等國工人弟兄懇切致電聲援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報導：法國總工會全國罷工委員會，七日晚與社會黨勞工部長梅耶的談判再告破裂後，已發出命令，要求罷工者加強行動，法國罷工運動遂急劇擴大。全國政府僱員聯盟一百二十萬人的兩日「警告罷工」，於八日晨開始，同時，爲支持政府雇員及全國各地的罷工鬥爭，全巴黎地下鐵道工人及公共汽車工人亦於八日晨開始罷工四十八小時。北非的突尼斯礦頭工人亦決定參加罷工。據七日發表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之宣言稱：僅在巴黎一地，罷工的大學教授即達一千名，在各省參加罷工的中學教員，在某些地方達到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全國罷委會宣言稱：不管政府採取任何反對罷工者的措施，他們仍舊是團結在爲爭取自己的要求而進行的鬥爭中，並且檢閱着自己的戰鬥力：這個戰鬥力值得最高度的讚揚。宣言特別指出礦工、碼頭工人和海員的堅強性與高度覺悟性。委員會並向走進鬥爭的政府雇員致敬。宣言結語稱：政府和企業家如果認爲貧困可以征服罷工者的意志，那就錯了。無數的證據說明，爲了麵包和自由而鬥爭的人們，其意志是不可動搖的。

總工會與梅耶談判破裂後，梅耶乃與石屋（總工會總書記之一，社會黨人）繼續談判。巴黎某記者評論此事時稱：這是政府勾結總工會中改良主義的少數派，企圖分裂罷工運動。該記者并稱：這個少數派在罷工運動的最初期就採取了兩面派手法：一方面破壞工人的鬥爭，另方面卻因爲害怕成爲「無兵將軍」，裝作擁護工人和職員的增資要求。

與此同時，舒曼政府之緊急反罷工法案已由國民議會及共和國參議院之右派聯合票於六日通過。七日法國政府宣佈在全法逮捕的罷工者已達一千人。而警察與政府所收買的流氓之暴行，亦在繼續。在維希及其他地方的共產黨黨部，被槍擊與投擲手榴彈。阿爾、里昂及羅金爾等城的衝突，已不僅發生在警察與罷工者之間，而且發生在罷工者與政府收買的工賊之間。羅金爾的工者曾將某些工賊捉住痛毆。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報導：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紛紛致電聲援法國罷工工人。英國「工程與附屬工業車間工人全國委員會」致書法國總工會稱：「新聞托拉斯的報紙上滿佈誹謗與謊言，但是我們蔑視它們！由於對工人階級的恐懼，因而成立了英國一九二七年的法律；現在也有同樣的恐懼，結果在法國提出了嚴重的限制工人權利的法案。我們已經廢除了一九二七年的那一錯誤法律，相信你們也一定會廢除它。在你們爭取工資的適當水平之鬥爭中，我們是與你們站在一起的，而且我們進行着鬥爭，反對新聞托拉斯們所指使的惡毒攻擊。」

南斯拉夫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頃代表其一百萬會員與南國全體工人階級，致電法國總工會稱：「英勇的法國工人階級，爲了反對低微工資政策及物價高漲，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僱傭與代辦，對法國的奴役和法西斯化而進行的罷工運動，同時也就爲的保衛世界和平，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與主權的鬥爭。我們，南斯拉夫工人階級斥以勃魯姆（他公開地將法國出賣給資本家托拉斯與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右翼社會黨人的叛賣行動，並深信你們爭取法國工人與全體法國人民的美滿幸福生活的鬥爭，將以勝利終結。」

捷克工會中常會的電文稱：「本會正以深切的同情，注視着法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我們預祝你們的正義要求得到滿足，並對鎮壓工人階級的措施，特別是限制工會與社會權利的法令表示憤怒。」捷克格林城區工會並已提出建議，要求捷克工人階級建立「法國罷工救濟基金」。

羅馬五十萬人總罷工
意抵抗運動會首屆大會揭幕
南蘇等國游擊隊代表團與會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羅馬訊：羅馬省及市內的五十萬工人，於十日午夜起宣佈總罷工。按本月五及七日羅馬市失業工人會兩度舉行大示威，加斯貝利政府命令警察行兇，會總傷示威者多人。羅馬總工會曾二度向加斯貝利政府抗議，提出嚴懲兇手及撥款救濟失業等要求，限其於九日前答覆，加斯貝利政府在總罷工的威脅下，祇允臨時撥款二十五億里拉，拒絕總工會一百億里拉的要求，總罷工遂行爆發。據法新社十一日電稱：羅馬總工會領袖討論了加斯貝利政府的對案後，決定繼續總罷工；並要求釋放被捕的罷工者。意反動當局一面唆使總工會執行委員會中之基督教民主黨代表投票反對罷工，並以廣播及傳單慫恿破壞罷工；同時命令基督教民主黨工人復工；另一面已動員羅馬一切警察力量及軍隊以支持破壞罷工的活動。據塔斯社十一日訊：十一日加斯貝利政府及總工會雙方代表將繼續會談。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羅馬訊：意大利抵抗運動會員首屆大會，於八日在此間隆重揭幕。出席代表一千四百人，代表會在意境及國外爲解放祖國而戰鬥的一切游擊隊組織，各外國的游擊隊代表團都被邀與會。意大利游擊隊運動領袖，義勇解放團司令部代表隆哥，被選爲主席團主席。大會由全意游擊隊協會全國委員會代表致開幕辭後，立憲議會主席特拉西尼，火線戰士與殘廢軍人協會代表，前政治犯與流放者聯合會代表相繼致賀辭。大會參加者對出席大會的南、捷、匈、丹等國游擊隊代表團，報以熱烈的歡迎。南首席代表沙維區上校代表鐵托元帥向大會致賀辭時，得到大會特別熱誠及響亮的歡呼及鼓掌。又訊：蘇聯游擊隊代表團在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柯巴克率領下，應全意游擊隊協會的邀請，已於八日抵達羅馬。

情報局機關刊物第二期出版
猛烈抨擊美侵略政策
揭露英法當局做美帝走狗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貝爾格萊德訊：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鞏固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第二期，已於一日以俄、英、法三種文字在此出版，題爲「戰爭販子依然囂張」的社論中，猛烈抨擊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斥責美國以武器供給蔣介石進行內戰，揭發美國在遠東、格陵蘭、阿拉斯加與希臘建立戰略據點的侵略性企圖；並指出：受美國指使的巴西、智利之與蘇聯絕交，爲「走向戰爭的精神準備」。該刊檢討美國對德政策時，非常恰當地稱法國當局爲「完全順從美國的不折不扣的美國奴才」，對於臭名昭著的貝文，則以其追隨美國主子的事實，證明他是「毫無原則與放肆的美帝國主義走狗」。該刊在一篇論文結語中宣佈：共產黨將繼續「支持一切民主與愛國力量反對戰爭販子的罪惡陰謀的鬥爭」。該刊尚載有如下重要報告及專文，包括馬林科夫的「聯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杜克洛的「在爲國家獨立與反對美國擴張主義鬥爭中的法國共產黨」；斯朗斯基的「捷共在解放後的活動」；德熱拉斯的「南共組織工作問題」；薩斯拉夫斯基的「美帝國主義的代辦貝文」；馬里克的「貪得無饜的美國殖民者」（論美希聯合參謀部之建立）。該刊並附有共產黨大事紀。

法國社會黨政策所引起的法國危機

社會黨引狼（美國）入室
（上接第二版）

法國社會黨不僅不願意觸動法國壟斷資本的財產及權勢，不願用改革的方法使法國自力更生解決戰後問題，不僅縱容法奸們破壞國家復興，製造經濟的混亂與危機，並且爲了加強法國兩百家族反對工人階級的陣地，勾結外國的，特別是美國的勢力進入法國。

[illegible]勃魯姆承繼戴高樂投靠美、英的政策，在[illegible]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又在華盛頓簽訂了美法之[illegible]貸款協定。根據這一協定，法國得到七億二千萬美元的美國貸款，用來購買戰時勃魯姆在所付法境的美國軍用剩餘物資。而此項物資的代價是法國專家估計，僅值五千萬元，大部份並且是無用之物。這還不算，根據該協定：（一）法國領土及屬地[illegible]；（二）允許美國貨物與資本自由進入法國；[illegible]恢復與美國壟斷資本有一聯系的法國私人銀行的自由進出口業務。於是在這協定下，法國經濟日益附屬美國。後果是：法國對外貿易關係變成：美國輸入者六五．六九億法郎（一九四六年）；法國輸往美國者，六．七二億法郎；法國自美入超五八七．七二億法郎。（引據俄文「新時代」一〇八期。）對英國「門戶開放」的結果亦如此：據巴黎「世界報」統計，一九三八年法國在英國供應者中佔第五位，在英國供應者中佔第七位；而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法國則是英國貨的第一位顧主，第十七位英國供應者。今年四月，拉馬第政府自美國得了二億五千萬美元，而代價則是將內政干涉權交予美國：在美國命令下，法共被擠出內閣，美國大員並有權監督美國貸款只能用之於爲美國所喜歡的企業或事業。

投靠美英「西歐集團」，出賣法國民族利益及安全保障的政策

在德國問題特別是魯爾煤的問題上，法國社會黨政策的反民族利益，就表現得更其突出。戰前法國工業缺乏足夠的煤與焦煤。戰前法國年產煤四千六百五十萬噸，只夠其需要的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靠輸入，而其中百分之六十仰給於魯爾。解放後法國工業之所以停滯不前，除法奸們的破壞活動外，煤與焦煤的缺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多列士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會說：「沒有魯爾煤，沒有賠償，法國就不能充分的生產，就沒有獨立。」因此，爲了解決法國工業的需要及保證法國的安全，法國人民及法共一向堅持要求對魯爾採取堅定的政策，並要求將魯爾置於國際共管之下。法國民主力量提出了以魯爾煤賠償法國的要求。但是法國社會黨[illegible]卻追隨美英反蘇反共的「西歐集團」的政策，是無保留地追隨美英分裂德國的[illegible]

今年三月四日，由於勃魯姆的活動，英法締訂了爲期五十年的「同盟條約」。英法當局在克欺騙輿論，聲稱這一同盟條約可擴大成爲三角同盟。這一聯盟是[illegible]世界和平的人士抱着幻想。可是在實際上，這一條約是法國社會黨正式將法國的利益出賣於邱吉爾的「西歐集團」的契約。該條約只對德國未給予任何保證，允許在德國軍事侵略時，給法國以「軍事援助」，可是這項「援助」在一九三九年就有過的，當時的情況是英國按兵不動及法國的總崩潰。

今年初，莫斯科外長會議失敗後不及兩週，法國於四月二十一日與英、美簽訂了關於魯爾煤分配的協定。這個協定表示法國社會黨當局與比道爾一起，最後地放棄了法國對德及對魯爾問題的觀點，放棄了四強合作原則。根據該協定，法國在事實上、和法律上承認了英、美對魯爾的併吞，而且同意在經濟上可以魯爾的合併控制[illegible]法國[illegible]在實際上，僅同意每月給法國[illegible]噸魯爾煤（可是法國的魯爾煤產量每月達到[illegible]萬噸，[illegible]），法國鋼工業[illegible]焦煤就不能充分[illegible]

可是法國社會黨除了向美國購買魯爾煤以外，東歐是有法國所需的煤的，可是法國社會黨當局害怕東歐的新民主主義的「生活」，寧願向美國購買。據今年七月美國「[illegible]」雜誌的數字：美國每月輸入歐洲的美國煤數達七十五萬噸，即超過戰前美國每年輸出量的六倍半。但是美國煤的價格却是奇昂的：如法國自美國輸入的煤每噸值八九〇法郎，而魯爾煤每噸值一二三法郎。

六月以來，拉馬第、舒曼當局更積極地反蘇、反東歐各國新民主主義「馬歇爾計劃」，反西歐工人階級的運動，反對國內共產黨，以爲美國加強它在西歐的反動地位。但是迄今爲止，拉馬第及舒曼當局不僅沒有得到「馬歇爾計劃」的任何援助，反因其屈服於美、英重建魯爾及西德計劃，使法國安全面臨德[illegible]

法國社會黨的本質

法國社會黨已以其反蘇反共反工人階級的外政策，爲法國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高樂的猖獗，製造了有利的條件。九月間代表戴高樂分子的所謂「法國人民聯盟」以反共反工人階級的面目出現。在十月十九日的市選中，戴高樂派獲得了勝利。在市選，法社會黨選舉公開宣傳「反共聯合陣線」而領導戴參加者，[illegible]拉馬第則仍然讓以會共廢棄法國的西歐聯盟集團的[illegible]

法國社會黨自一九〇五年形成以來，就作爲法國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而活動。第一次大戰時，法國社會黨大多數派被一九二〇年以後共產國際[illegible]

[illegible]

法國社會黨的[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如[illegible]正在[illegible]

當然，決定法國命運的，並不是法國反動勢力及其清道夫法國社會黨，而是法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最多的法國共產黨。法國共產黨今日不僅是法國人數最多的組織最嚴正，最堅強，領導者最有影響的工人階級政黨，而且是法國總工會保持領導權有力的政黨，是被任何總工會所不同意的拉馬第政府及其所主持的政府所不能可能的。任何反動的總可以斷言的，目前法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正在勝利開展中。

法國命運操在工人階級手中

——四七年十一月下旬

中共影響在日本的發展

作者休·第尼
原文載六月廿八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已經發生着非常強大的影響。對於這一事實，美國佔領當局，已經驚惶起來。雖然有點不中用了，麥克阿瑟的人員們還在想法應付呢。

日本共產黨，大約有七萬黨員。他們現在學要依從中共的思想，作爲嚮導，倒不一定要緊靠西方馬克斯主義者的著作的。毛澤東，日益被推崇，成爲和馬、恩、列、斯相等同的理論家。戰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日本社會的分析——包括共產國際所贊同的在內——正在部份地依據毛氏的著作，加以批判和修正。

中共在日本的影響，部份地是由於野坂鐵（野坂參三，即岡野進）的努力。他是日共的領袖，在戰爭的後幾年，取名岡野進，在延安工作。但是，比較基本地，這一事實（按即中共在日本的影響），正反映了中共力量的壯大，也指明了馬克思思想對於亞洲條件的適應。

關於中共的出版物得到了最廣泛的銷路

顯然，美國佔領當局所傷腦筋的，是中共影響大大地擴展到了日共黨員範圍之外。日本人民，一般地，對於中國共產黨，好像有一種不能滿足的追求心理一樣。這可能部份地是由於中共在華中華北抗擊日軍的成功。關於中共的出版物，幾乎是自動地，得到最廣泛的銷路。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兩個譯本出版，馬上就都賣完了。他的其他兩種著作，論持久戰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出了書。

日本作家關於中國革命運動的一些著作，也出版了。這些著作當中，內容最豐富的，要推中西的作品。今年四月，中西被選爲參議院議員。現在看起來，無怪乎當年那樣多的日本人，多年在中國，進行日本軍閥所不會贊同的研究工作。然而，中西終於在一九四四年被捕入獄。現在流行的書，就是他那時在監獄裏開始寫的。

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有一個時期，在營汛的庇護下，住在上海。戰爭期間，住在重慶，要給中國人民服務。雖然有書報檢查的重重困難，他總算是出版了幾種流行極廣的關於中國的小說和文章。

中共被仰慕着

在這裏，另外一種影響很大的書，是時事新聞社出版的黃炎培作的「延安歸來」。

所有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著作，是一致同情的；雖然也有極少數帶了比較灰色面貌的著作，如像松本會吉的「毛澤東傳」。在東京，甚至曾經演出這樣一個戲劇：劇中的正派是中國游擊隊，顯然是共產黨領導的；反派是日本的皇軍。觀衆對劇中的反派，無情地發出厭恨的噓聲。

美國佔領當局，惶恐着中共影響的擴大，現在已經採取限制辦法。今年一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出了版。馬上就賣完了。麥克阿瑟的社會情報教育科的官員們，顯然厭惡這種書的流行，便把它的第二部份「西行漫記續集」，扣壓了三個多月，不讓出版。

斯諾夫人所著的兩本書：「中國民主建設」，還是講中國工業合作社的，和「中國勞工運動」，也都被扣壓了九個多月。

現在，美國佔領當局，又禁止了其他兩種毛澤東著作的出版；藉口說是版權關係。麥克阿瑟的官員們，對一位日本出版商這樣講：在考慮允許出版問題以前，必須先拿來毛氏簽字的許可證件。

另外，最近幾個月來，因爲檢查的更加嚴厲，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內戰的作品，已經大大地被壓制起來。電報通訊社在這裏發出的，安娜·斯特朗的一篇文章被扣壓起來，因爲裏面報導說新四軍繳獲了大量的美國裝備。（株華譯）

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國

密凱爾·開昂作　章校譯

我在那地圖上叫做「中國」的地方待了八個多月才找到眞正的中國。我到那地圖上叫做「中國」的地方，是從世界大商埠之一的上海進來的。我到那眞正的中國來，則是經過山東海岸上的一個小小的漁村進來的。

我坐着一隻航海的大洋船來到上海。在上海所有的碼頭上，從世界各處來的船隻正在大量卸貨。在外灘，在上海所有的馬路上，奢侈的汽車閃耀着紅的，綠的，藍的美麗顏色。和世界上別處一樣華麗和現代化的高大樓房，聳立在天空裏。商店裏堆滿了華麗的綢緞，貴重的照像機和自來水筆，巧克力糖和奢侈的罐頭食物。但是在這些商店的玻璃窗底下，我看見生病的要飯的小孩蹤縮着睡在那裏。我在較大的馬路上走了許多里路，而到處我都看見男男女女和小孩在餓着，在病着，穿得破破爛爛。

我以一個外國公使館職員的身份，曾和所謂「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談過話。我和這些官吏談話，有時是在他們常常藉以請客的浪費的鷄尾酒會裏面。有時是在他們華麗的現代化的辦公廳裏擦得發亮的大書桌旁邊，或是在他們那夏天有冷氣，冬天有熱氣的家裏的奢侈環境當中。他們穿着整齊的制服和華麗的衣裳顯得很不錯，而從他們的嘴唇上溜出來的詞句也是顯得滿好聽。但是若有人在他們會話的光滑的表面底下去發掘一下，總會發覺他們老是失去信心、不安、傲慢、急燥、不滿和過分挑剔。我發覺在國民黨政府裏做事的年輕的男女們，回到自己家裏時，總是悲觀而不愉快，並且常常害怕着一種他們不願說也說不出的某種東西。

我到了北平。對我說來，這似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當我出去和燕京、清華和北大的學生談話時，我發現這些學生有敏銳而靈活的頭腦，並且對各種知識有很高的學習慾望。但是他們不能把他們的思想限制在尋常學習的軌道裏。他們被那學院外面的許多重大問題弄得心神不安。使得他們很憤怒而緊張。在北平的美景底下，我感覺到有一個可怕的暴風雨正在醞釀着。

我在南京上海和北平住了八個多月以後，我漸漸感覺到我在生活着的那個世界有點不眞實，是一個停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沒有一個人能和他自己或他的鄰居長期和平相處！

這就是那地圖上和大部份的世界上人們所稱爲「中國」的地方。但是在最近三個月內我已經發現這不是眞正的中國。

我走進眞正的中國是經過山東海岸上的一個小小的村莊。我由一隻頗小的小船搖到岸邊。那裏沒有發光的汽車把我很平穩地接到現代化的旅館裏。頭一天晚上我睡在高粱舖上。第二天晚上我坐在一輛做篷的大卡車上吼叫着通過冰冷的黑暗。到了第三天我才感覺到我已經與眞正的中國會面了。這次會面是在解放區，這裏生長着一個新社會的象徵，它留在我的腦裏永遠不忘。

在天亮以後不久，我就看見一條長長的人的行列伸張在前面的大路旁邊。當大卡車追上他們的時候，我看見他們正在拉着推着很大的獨輪車，上面高高地堆滿了貨物。從汽車的後部有人喊着告訴我：「他們是運糧食和供給前方部隊的。」供給品獨輪車的行列似乎是無窮盡的。我開始數它：一百，二百，四百，五百……後來我簡直數得厭煩了。當卡車在橋邊停下來的時候，我下了車想用力把一輛獨輪車抬起來。在那些老百姓善意的哄笑當中，我盡力把它抬起，跌跌衝衝地向前推了幾步。但是人家告訴我，這些人們要每天把這些貨物在寒冷的天氣裏推着拉着走五十，六十，有時甚至要走八十里路，而且對一個剛從國民黨地區來的人來說，其中最感動人的就是這裏並沒有當兵的用鞭子或刺刀押着他們走。他們緊張地用力向前走了又走，完全出於他們自願。

我在山東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看見類似的小車行列綿亘於大路之旁。我總看見他們喘着氣，揮着汗，推着，拉着那些車子走上陡斜的多石的山路。我總看見那些推車的人在村莊裏作簡單的休息，養精蓄銳等待着又一天的沉重工作。

也許對你們生活工作在山東解放區的人們，這些推車的行列似乎是一種很平常的景象，但對我剛從外國和國民黨地區來的人來說，這不是一種平常的景象。這是一種驚奇的事情。這是自由的人民保衛他們已得的自由的人做事情的一個感人而生動的證據。

我是一個一點也不懂這裏的話的外國人，我常常很難確定我對解放區的印象和認識是否正確，但是有一個印象是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能得到的，而且是任何語言的隔閡都不能妨礙我得到的。那就是「自由」兩字。

你們也許知道在對日戰爭時期，西方的民主國家會有一個口號叫做爭取四大自由。這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窮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怖的自由。在全世界建立這四大自由是西方民主國家所應當鬥爭的目標之一。

我可以告訴你們，雖然德國和日本都被打敗了，但西方各民主國家至今離開達到這目標還有一段長遠的道路，並且在他們國內至少還有兩種自由還未得到：那就是免於窮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怖的自由。我可以告訴你，在國民黨地區，據我看到的，離開得到自由的目標甚至更遠。讓我告訴你，我在國民黨地區所經歷的一段小故事。有一天當我還是奧國公使館的職員的時候，我和一羣朋友到南京城外山上去打獵。在一個小山窪裏我射中了一隻野鷄。我想在城裏我家裏已經夠吃的了，這野鷄明明是屬於老百姓的東西，對他們更爲需要。我就撿起這死了的鳥，走到一個小莊上。有一個老鄉正在井口打水。我微笑着把那野鷄送給他，他吃了一驚，看看那野鷄又看看我，然後一句話也沒說就轉身急急忙忙走進莊子裏去了。我就跟着他。一些老百姓聚攏來了。我一邊微笑着一邊設法把那野鷄送給他們，他們臉目瞪看我，一點也不笑。我可以看出這不是因爲他們不懂我贈送的意思，而是因爲他們全都被嚇住了。我不明白我爲什麼嚇了他們。但我嚇了他們，卻是事實。

現在當我已經經過了山東的許多村莊以後，我已發覺這種恐懼在這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把同樣的東西送給這裏的老百姓，他們也許覺得很有趣，他們也許不接受我的禮物，但是他們決不怕我。

因此我覺得山東的人民已經擺脫恐怖的自由，這是西方民主國家要得到但還沒有得到的。除此以外，由於我已經過了許多村莊，並且看見那些老百姓已經有了足夠的糧食蔬菜和肉類，我覺得這裏的平民已比較西方各民主國家的廣大羣衆對擺脫窮困已得到更大得多的自由。並且因爲我已經聽過無數的熱鬧的村民大會，我對山東人民已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已無疑問。

因此根據我所能判斷的程度，我覺得山東解放區的人民在許多方面都比西方各民主國家在眞正進步的道路上前進的更遠，雖然西方國家在這道路上比他們開始得早並且有許多這裏的人民所沒有的有利條件。

農村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現似乎就在那無數的村民會議裏。在我參加的會議裏面，他們說的什麼，我幾乎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是語言的隔閡絕不能掩蓋住那會議的活躍和民主的本質。根據我所能觀察的程度，任何人有話要說都可以說，而且高興說得怎樣激昂就怎樣激昂。任何人如有不同意的意見也可以說。在閃爍的油燈光下注視着人們的臉，我看見很少人不注意聽別人的發言。最簡單的問題也和最大的問題一樣，用同等的精力討論得一樣澈底。在散會的時候，我幾乎每次都感覺到每一件事情都已爲每個有關的人所澈底反覆討論過，而達到一個眞正反映一般人意見的行得通的決定。

許多夜裏躺在床上睡不着，聽着附近開會的哄哄聲音，我自己心裏想，假如我對這些會議的印象是正確的話，那麼山東的政府是建築在一個眞正實行着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面。這些男女人和小孩子這樣澈底而積極地解決他們自己村莊的問題的，他就是新生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的中國的最確實的一個保證。

去年在南京，我和另外一個外國記者正要走進那所謂「國民大會」正在開會的地方，看見三輛黑色大汽車很快地開進院子來。有許多人從裏面湧出來奔向各個方向去。我們兩人發覺自己被一羣鐵面的人逼到牆上，他們的手放在口袋裏，他們的口袋凸起來，顯然裏面裝的是手槍。我當時以爲我們一定是在芝加哥，而這是一羣土匪正在搶劫銀行——然後我瞥見一個留小鬍子的小個子在更多的鐵面人當中很快地走了過去。我才知道原來這是蔣介石到了，而那些把我們押起來的鐵面的人並不是芝加哥的土匪，而是他的一部分衛隊。

我想起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爲昨天晚上頭一次會見山東解放區的省主席黎玉同志，而他到我的住宅來和蔣介石之到達那所謂「國民大會」，我不能找到更鮮明的對照了。這裏沒有大汽車停下來時然車的尖聲，也沒有特務把每個在場的人逼到牆根上去。黎主席靜悄悄地走進院子，只有一個警衛員同樣靜悄悄地相隔幾步在後面跟着。他和我握手後就坐下來。那警衛員也規規矩矩地留在外面。

如果人家要我把我印象中對山東解放區政府和國民黨地區的政府的區別歸納一下，我可以這樣來說明它：國民黨地區的政府是和那地區的人民完全不同而隔離的東西，而山東解放區政府則是與那地區的人民完全成爲一個東西的。

他們的主張和目標很明白地不過是他們周圍的人民的主張經過他們集中起來組織起來使之更尖銳有力而已。

國民黨的宣傳家們關於解放區的話講了各種可笑的互相矛盾的話、一會兒他們說這些政府是一個鐵的獨裁，一會兒又說那裏根本沒有政府，只有幾股殘匪。有一會兒他們說那些政府官員生活在無聊的奢侈裏，並且用狡猾的鬼計來欺騙人民，但下一分鐘又說這些官員是愚蠢而不識字的農民，生活得像豬一樣。

當然，在我來到解放區之前我就知道所有這些都是可笑的無稽之談。但是去觀察這裏的政府實際上怎樣做的，看看它實際上與國民黨那些宣傳家們所描寫的有多麼強烈的對比，則是非常有趣和令人興奮的。

舉例來說，當我住……

隴海綫上的翻身運動

·黎光·

隴海路破擊戰開始，我們五分區幹部，隨軍到了隴海路兩旁，西起蘭考東至商邱，包括四百五十多個村莊的大塊新區。到那裏後，首先便進行宣傳；講反攻形勢，講我們的政策。破路民工也把流動壁報掛在街上，並三三兩兩召集羣衆開會，講自己翻身經過，使新區羣衆興奮異常。因此，每當我們一到那裏，羣衆就圍上來，問長問短，訴說他們的苦難生活。離柳河車站八里路的某村，一個拄着拐杖的老頭向我們訴苦說：「漢奸隊在這裏時，糧食打下來，被他們今天要，明天要，沒到春上，就任啥也沒吃的了。我上樹摘樹葉，眼一黑，把腳跌壞了，一輩子也不能好啦。」某村一個佃戶控訴他的東家說：「每畝地要繳九十六斤租子。這二年又加了二十斤柴，五斤草，還要替他出差；出差沒有個數，連飯也不管。伙計們商量預備搬出去（住的是地主房子），東家聽說了，大發脾氣說：『誰搬，先揚了誰家的骨！』（因佃戶沒地，墳都埋在地主地裏）。嚇的誰也不敢哼氣了。」很多人說時都掉下了眼淚。

新區村子裏，到處可以看到地主的碉圍，聳立着威風凜凜的高樓大廈。但是現在他的威風倒了。破衣爛衫的老農民、婦女、兒童，打破了幾千年的老例，衝進地主的大門，收回了過去被奪去的糧食浮財。周副司令和夏主任，一面作戰，一面親自幫助了一百多村羣衆清理地主的浮財。戰士們更幫助老婆婆、小孩扛糧食，直到半夜。

打開馬牧車站時，一個同志去理髮，理髮匠訴苦：「俺家五口人，中央票不頂錢，一天賺的不够一天吃，一家老小眞沒法過。」接着他又羨慕的說：「啥時能像北邊那樣？分了地就好啦！我分上五畝地，再加上手藝，就不愁吃啦。」最後他問：「什麼時候分糧？」那個同志告訴他：「就要分。」他便馬上就叫他小孩去拿口袋。這個風聲一傳出，頭還沒剃好，街上集合了二三百分糧的羣衆。有一次我們半夜到潘莊；不久，就有窮人問我們：「逃亡地主有糧食，該不該分？」我們說了聲該，他們就到處去串通，一會集合三四百人，四週小村的窮人也都來了，天不明，把傢具衣服都分完了。少徐莊一個農民，夜裏給我們帶路，還穿着單褲，褲子破的露着肉。路上他告訴我們，他老婆也沒棉褲，囑咐他明天再分浮財時，分給她一條棉褲。第二天分浮財，他果然分的棉褲，並且還分了條被子。他喜歡的了不得，找來對我們說：「你們以後可要來找我呀！漢奸隊回來，也不怕。你們晚上來，只要在後牆上跺幾腳，我馬上就出來接你們。」

分糧後，羣衆和我們更接近了。一天晚上我們走到王橋附近的小莊，向農民問路，他自報奮勇的帶路。此外羣衆並自動幫助民工作飯，報告特務、地主的槍枝。某莊老太太要我們在她那裏按設據點。

現在隴海路上四百八十多個村莊，都轟轟烈烈的分糧分浮財。羣衆已和我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向地主蔣匪們進行鬥爭。

今日的大楊湖

遙景·山一

大楊湖，這就是蔣匪軍師長趙錫田被劉伯承將軍活捉的地方，但當時人民解放軍的砲火並沒有完全把地主封建勢力摧毀，使蔣匪與當地地主以後能向農民進行了聯合進攻。敵人爲了控制菏考路，在大楊湖北八里的水牛李按上了據點，接着逃亡地主「董二扁食」「周二訓」「楊大得」「楊二短腿」都回來了，對農民進行倒地倒糧，殺害村民。

大楊湖二百廿戶人家，就有一百多家軍屬，過去曾是一座抗日堡壘。今年春天進行了土地改革，當進入複查時，這村罪大惡極的地主杜心保及其父與頑匪勾結，於陰曆七月二十四日，抓去這村羣衆與軍屬五十餘人，他即同其餘八家地主搬運財物到蔣佔區去。接着，敵人便衣隊不斷出來抓人與搶糧，羣衆無法生活，紛紛逃到根據地來。大楊湖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口人，除隨杜惠田、杜心保等跑到蔣佔區的八十三口地主家外，幾乎全部都逃來了根據地。

現在大楊湖只剩了有數的九口人，都是老頭和老太婆。其餘被敵捉去的羣衆中，兩個軍屬被殺了，兩個人失踪了，還有九個人被敵人監禁在據點內。逃到我根據地來的羣衆，他們見到我幹部就沉痛的說：「我們過去對地主太麻痺了。」

雖說如此，大楊湖的農民們的鬥志並沒有完全被打下去，集體向民主政府要求發槍，要去與蔣軍和反動地主打仗。我政府答覆了他們的要求，菏澤更生區第三聯防隊，就是這樣組織起來了，他們同其他弟兄聯防隊，一同活動到敵據點周圍，他們穿着便衣，地主「董二扁食」的反動武裝也穿便衣，差不多每天都要碰頭開火，當地羣衆說：「蔣匪軍打不過我們的正規軍，敵人便衣隊也頂不住我們的人民武裝。」陰曆九月二十九日，第三聯防隊配合地方部隊，在白寨活捉了敵便衣隊副王克明等七名，斃傷敵六名，戰鬥時大楊湖聯防隊有個隊員小名叫要的，上去死抱住一個敵人。他們在爲本村羣衆報仇，要把自己的家鄉從敵人手中奪回來。

水上英雄李文山

·柴犁·

李文山過去是××渡口水手二中隊的七班長，由於他的工作一貫積極負責，現被提昇爲六中隊副，并於這次英模大會榮膺一等英雄銜，是出席全軍區安瀾大會的代表之一，他的英勇模範故事是很多的。

有一次，在×莊渡口，剛從河南渡過來六個傷員，恰巧在這時候，飛機來了，一扔照明彈，……

生擒裝甲火車

（解放石家莊戰鬥通訊）

·日紅·

在我軍會攻石莊市中心區核心工事時，立功部三營與敵鐵甲列車發生一場激烈的搏鬥。立功部由東南突進車站後，敵向路西退却，我乘勝追越鐵路。但在東北角仍留下七連連長及兩個機槍班鞏固陣地以殲制敵人。忽然聽見車頭汽笛的吼叫，七連連長猜想一定是鐵甲列車來啦，便馬上攀上車站貨架梯子，爬到兩丈多高的洋房頂，果見白烟滾滾，一列裝甲火車風馳電掣，像巨蛇一樣從北直向我陣地駛來，空氣立刻緊張起來。七連長來不及從梯子上下來，就直從房頂上湧身跳下，急令通訊員速調三排轉回阻擊，他自己就抓起一挺機槍，又蹦上房頂，立着向衝過來的車頭猛射，同時機槍班的白鳳爾也架起機槍臥在鐵軌上，迎頭向敵車射擊。此外加上營部及八、九連機槍的配合，穿甲彈像驟雨般從三面噴向車頭，刹那間，列車猛然停止了，粗重的喘着氣。

此時正好三排長親自帶領九班也趕來，隱在路旁的紅牆裏邊，又給列車一頓猛烈的炸藥手榴彈，七連長說：「列車只會冒白烟滴搭尿（漏水），不動彈啦」。裝甲火車的水鍋被打壞了。正在這時，列車上的敵機槍和鋼砲向我陣地開火了，七連長決心向列車衝鋒，年輕戰士黃新貴首先冒着敵機槍彈一躍跳過了車站鐵絲網攀上了火車頭，功臣續金魁和連長等也相繼衝進車箱，手榴彈聲和爆炸的濃烟繞着列車，……

「再炸它！」王副政指對王胡沉着的作工……

